



内蒙古  
当代文学丛

# 内蒙古电视剧本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电视剧本选  
NEIMENGGU DIANSHI JUBENXUAN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赤峰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75字数：404千 插页：3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899 每册：2.90元

内蒙古自治区  
当代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乌 恩

副主任委员：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 员：云丽光 珠 真 敖德斯尔 安柯依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雷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明 张长弓 拉布坦  
古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  
拉森齐·莫尔根 时家朝

##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与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的蒙汉文学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老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还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涌现出的艺苑新秀。

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的荟萃。丛书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瑰丽的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族作家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 序 言

《内蒙古电视剧本选》问世了。这枝文艺园地的新花与广大读者见面在自治区是第一次，是一桩可喜的事情。

在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电视事业的起步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视、特别是彩色电视进入千家万户，则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电视正在逐步成为广大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娱活动的重要媒介和工具。这件事的本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区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几年来，我区电视剧的收获是可喜的，先后有《亲家卖粮》、《春雨》、《小活佛的故事》、《小土屋的开拓者》、《爷爷的心愿》、《二孔明赔情》、《母爱》和《并非小事》等八部电视剧在全国和自治区获奖。这些剧本的作者大多来自基层，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深刻变革的现实；反映了我区各族人民群众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在群众生产和生活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人们的精神风貌、道德情操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他们既反映了人民群众从“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后欢欣鼓舞的心情，也反映了人们为了建设新生活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一句话，改革中纷繁复杂的生活，改革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电视剧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些电视剧在教育、鼓舞各

族人民群众进行两个文明的建设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自治区电视剧的发展中，广大电视工作者始终注意从自治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满腔热情地讴歌各民族的四化新人，精雕细琢地描绘自治区的壮美山河，把自治区独特的风姿献给全国广大电视观众。我区的电视剧对于宣传自治区的成就，让更多的人了解自治区、热爱自治区、献身于自治区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在创作实践中，广大电视工作者始终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己任，抓住了改革这一重大主题，对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与崭新的电视艺术结合，作了大胆的尝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吸引到电视机前来，电视正在逐步成为人民群众的良好益友，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为了适应电视发展的迅猛势头，正在调整自己的节奏，逐步向电视转移，为更快更好地反映生活，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尝试。

自治区的电视剧生产，仅仅有五六年历史，还处于少年时期，还存在着稚嫩、单薄等诸多缺陷。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不断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日益提高的欣赏要求，还必须在电视队伍的专业化上，在剧本的数量和质量上来一个大的飞跃。任务虽艰巨的，但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全社会的关心，电视剧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

我们今天把这个选集奉献给大家，旨在抛砖引玉。我们期待着一批又一批优秀剧本问世，期待着我们电视队伍日臻成熟，期待着电视剧这枝艺苑新花开得更加光彩夺目！

珠岚琪琪珂

一九八六年

## 目 录

序言	珠岚琪琪柯	( 1 )
黄敬斋	丁 瀑	( 1 )
亲家卖粮	戴云卿	( 107 )
山林的雾	梁洁天 张之涛	( 135 )
银壳怀錶	额日和木图	( 180 )
小土屋的开拓者	崔 承 王新民	( 184 )
爷爷的心愿	阿尔彰	( 215 )
春雨	豹鹿乌	( 253 )
并非小事	董 舒 郑克恭 鄂桂英	( 261 )
雄狮	马 驰 章 虹 赵占河	( 309 )
主角是谁	王 平	( 342 )
蒙古抗日游击队	张文柱	( 382 )
二板头进城(上集)	西 贝 广 文	( 422 )
二板头进城(下集)	西 贝 广 文	( 456 )
大漠之歌	德祥 彦文 义华 额尔德尼 任卫新	( 487 )



# 黄敬斋

丁 濛

序 幕

一九三一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北靠青山的归绥城凄凉、清冷，古楼前的马路上，人迹罕无。城头上一面隐约可辨的青天白日旗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着……

突然，一辆黑色小轿车由西向东驶来。车内坐着上任仅仅一个月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他若有所思，显出一副严肃而忧虑的样子。并排坐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到绥远省省党部的常委纪仁杰，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今天宜生兄面无喜色，默默无语，是不是不大欢迎我喽？”“哪里，哪里，我是在想这绥远的局势……”傅作义正要说下去，纪仁杰便抢着说道：“绥远，绥远，这绥远并不简单啊。你我是多年共事的老同学，不瞒你说，南京委座认为，日本占据东北以后，绥远是策划建立反苏包围圈中最重要的一翼，又是中国通向蒙、苏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现在，不光南方在闹红军，陕甘宁也在闹红军，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叫做烽火四起。委座对西北正在动荡的局面也很不安哪！他是‘烽火正西京，心中自不平’啊！”傅作义冷冷地看了一下纪仁杰，虽略有惊奇，但很快又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纪仁杰接着话锋一转，加重口气说：“也不瞒宜生兄，委座对以前绥远省能容忍共产党肆意活动，是很不满意的。”“仁杰 我明白，我明白。言在前人，意给我听。十几年戎马生涯血与火的教训，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不察世态之凉热。古语说得好，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是深知目前我的处境的：委座抓着我，阎老西制约着我，德王又与我周旋着，共产党还要颠覆我，现在日本的魔爪也要伸向绥远这个地方了，真是‘斩不断、理还乱’啊！”傅作义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忽然眼睛一亮，特别加重语气地说：“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没事不惹事，有事也不怕事；不说一句硬话，也不做一件软事。共产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如果有人打到我的头上，我就收拾谁！”“哈哈……”纪仁杰发出一阵冷笑。

车子行到叉路口，红色的尾灯一亮，驶进了将军府。

将军府大厅。酒席宴前，绥远省军政官员静候着。

傅作义、纪仁杰走到主席座前。大家起立鼓掌。

傅作义一边示意，一边拉长声音说：“坐下吧，坐下吧，今天我以个人名义，为我的老同学、纪常委来省党部上任，接风洗尘。本人不会饮酒，但可以劝酒。今天就用李白一首诗说，大家要‘将进酒，杯莫停’……”突然，机要秘书急促地走到傅作义身边，低声说：“军座，南京急电！”傅作义、纪仁杰只好暂时退席到后厅。傅作义、纪仁杰快速过目密电。画外音：“南京情报局密报，有一大共产党员，从苏联经由蒙古大草原，入境绥远。”纪仁杰轻轻地把电报交给机要秘书，对着傅作义说：“宜生，这要看你和我的了……”傅作义略有所思地说：“一个大共产党员，这是谁呢？”

屏幕上打出红字电视剧名：

## 黄敬斋

## 第一集

黑白画面：炮声、枪声，飞机投弹声，一座座倒塌的房屋冒出浓烈的火焰……日本关东军在喊杀声中追赶着撤退的“东北军”……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携老扶幼，被日本关东军践踏残杀……

字幕画外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袭取沈阳，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军队（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绝不抵抗”的命令，撤退至山海关以南，日本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中国人民称日寇的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组织动员全中国各族各界人民掀起了抗日爱国热潮，开展了反击日本侵略的军事武装斗争。就在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派正在苏联学习的著名活动家王若飞化名黄敬斋回到了祖国，进入内蒙古境内，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中共西蒙工委一起开辟和建立西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本片的故事就从此展开。

远景：秋风呼啸。漠漠的戈壁沙海，云遮雾罩的天际，隐隐约约，一支四峰骆驼组成的驼队在缓缓前移，渐渐显出轮廓清晰的剪影。

驼队在前进。

走在前面拉骆驼的陈老三，四十多岁，苍黑的脸，目光锐利，萧洒自如，边走边哼着小调：“赶车下夜拉骆驼，世上三般没奈何……”

陈老三后面，骑在骆驼上的旅蒙商打扮的黄敬斋，三十五岁，憨厚、英俊的面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机智敏锐的光。

再后，旅蒙商打扮的田夫和苏赫，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由于一路日晒风吹，田夫还长出了小胡子，乍看上去，都象是

三、四十岁的人了。

驼队翻上一道沙梁，眼前赫然出现了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树林。

苏赫兴奋地说：“再往前走不远，就到西公旗乌兰镇了。咱们休息一下吧。”黄敬斋点了点头，翻身从驼架上跳下。

几个人自然地聚拢在一起，都不无激动地向眼前的草原瞭望着。

苏赫走到陈老三面前：“陈大哥，这一路多亏了你，到乌兰镇后，我们就要分手了。分手前，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个故事？”陈老三笑了：“好，我再来一段。据说，清朝不知什么年间，山东有个民族英雄，志在反清，隐姓埋名，来归绥城察访名马。他在大盛魁揽了长工，下了四年多的辛苦，后来字号内从后营赶回一匹马，蹄子特别大，又笨又没个步子，一般人都认为是一匹劣马，他却一看就知道是一匹好马，要求柜上以五两银子卖给他……”

“柜上卖给没有？”苏赫等不急地问。

“哎，你别着急嘛，我慢慢给你讲。柜上认为，这匹马不值钱，他又侍候了几年，于是就白送了他。这位英雄喜出往外，找了一块僻静的地方把马拴在木桩上，把四个蹄子埋在土里，用水浇灌，这叫馥蹄。马只能就槽而食，不能移动。过了三个月，外蹄脱落，露出内蹄，步伐轻快极了，走得好看，跑得又快，日行千里。在这位英雄告辞而去后，字号内的伙计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善于相马的英雄。”“哈哈……”黄敬斋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黄敬斋停止了笑声，谦和地对大家说：“呆一会儿就到乌兰镇了，老陈拉着骆驼先走，我们在乌兰镇呆呆看，然后雇辆马车再到归绥、包头，和绥远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现在我们回到了祖国，路上更要小心。好，就动身吧。”

陈老三刚才快活的表情顿时消失了，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

他多么想再多看看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他满眼含着泪花，难过地转过身子，向他的骆驼走去……

塞外的秋天，寒意逼人，乌兰镇已经显现出一幅初冬的景象。天空阴沉沉的，象一块铅罩在城头上空，“嗖嗖”的西北风卷起街道上的尘土。王府北面的一块空廓草地上挤满了人群。身穿青棉袍，头戴貂皮帽，头发和胡子都理过了的“富商”打扮的黄敬斋、苏赫、田夫挤在人群中，静观这里要发生的事情。

突然，一阵锣鸣压倒了人群中的吵嚷声，前面开路的是一列旗卫队，跟在后面的是一辆骆驼拉的板板车，车上坐着一位五花大绑的蒙古族青年，他，衣衫破烂，但高高的颧骨上露出一种刚毅的表情。囚车的两旁和后面又长长跟着归绥警察局的警卫队。囚车“吱呀”、“吱呀”地向前移动着，人们的心随着车轮的转动，怦怦地跳个不停。囚车停在空廓的草地上，人群中一位面带愁云的蒙古族大娘忍着极大的悲愤目不转睛地看着囚车上的“罪犯”，突然，她冲出人群，爬在囚车上痛哭起来：“森布尔，你和金花好命苦啊……”旗卫队队员急速地拉开她，囚车上发出了一声宏亮的喊声，“额吉，金花！……”

旗卫队长色旺、归绥警察局大队长吕岐坐在草地的正中间，面前摆了几个长长的条桌。

色旺干咳了一声，稳了稳情绪，但慌乱的表情仍然掩饰不住。他露出一副凶邪的杀气，不顾人群的骚动，开口说：“在场的听明白，开荒乃是国家大法规定，是为了充实边疆，纳税，比如锅厘税、诵经税、生孩子百岁税、娶妻出嫁税、修盖王府税等都是取之于众，用之于众。森布尔竟敢反垦抗税，煽动作乱，图谋炸死警察局吕大队长。今天领奉本府命令捉拿归案，押往归绥监狱，要以法处置。今后谁敢违抗，再聚众造反，下场和他一样。”色旺扫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罪犯”，故意拉长声调说：“现在请归绥警察局吕大队长讲话！”吕岐高晃着手中的盒子枪，说：

“这个行道，我是干了一辈子的。铁是无情的东西，枪子儿是不认人的。你们谁敢作乱，谁的命就装在我的枪膛里。软肉是碰不过硬铁的。你们的蒙古起义英雄席尼喇嘛也不是死于枪弹之下吗？闹‘独贵龙’运动的人不都成了刀下之鬼嘛！”“胡说！不允许你们这些王八旦诬蔑我们的蒙古民族！”人群中一位穿着中央军军官服装的青年站出来，随着朝天“呼”的一声，放了一枪，全场镇住了。

军人拍拍军服对着色旺和吕岐说：“老子是中央的。你们口口声声以国法压人，你们勾结军阀，以充实边疆为名，以纳税为民为名，强占蒙古人民的土地，掠夺蒙古人民财产，土地无法耕，牛羊喂不肥，人民没法生活，你们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本来你们想霸占良家妇女，却罗织罪名，陷害于人，走，我们一起到绥远省政府找傅主席去！”吕岐、色旺的底被揭穿了，头上直冒冷汗，点头苦笑地说：“我们是想吓唬吓唬这些穷小子，……这位长官，不知怎么称呼？”“老子叫齐木德。”“啊，齐木德？”挤在人群中的苏赫小声地喊出声来，黄敬斋扯了扯苏赫的衣襟，示意不要讲话。

吕岐带着乞求的口气说：“此事好说，我将犯人带回归绥，让省府按法处置……”“老子跟你一块去！”齐木德步步紧逼地说。“不敢劳驾，不敢劳驾。”“我把话讲明白，你们要再血口喷污我们蒙古民族，你们要随随便便处置了这位青年，我要将你们人头是问。你的枪子儿不认人，我们的子弹倒想和你交个朋友。”说着齐木德把枪口对准了吕岐。吕岐面色如土，说一声：“押犯人回归绥！”那位蒙古族老大娘哭喊着：“森布尔……”

人群散了，一场风波暂时平静下来，那位名叫齐木德的军官，面带怒色地牵着马向着镇外走去，黄敬斋示意苏赫紧紧跟上。军人上马了，正欲催马快跑，苏赫见周围没了人，在后面喊了一声：

“齐木德！”

军人吃惊地回过头来，辨认着。

苏赫：“齐木德，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苏赫！”

“苏赫！”齐木德赶忙下马，惊喜地迎住走上前来的苏赫，“你是苏赫！苏赫！”激动地抓住苏赫的手，“这些年你哪去了？怎么在这里碰到了你！”

苏赫：“这几年我在外蒙混日子，做生意，刚回来，办了点货。”

齐木德打量着苏赫，不太相信地说：“你当了商人？”

苏赫又开话题：“刚才你干得那一手真漂亮，我都看见了。”

提起刚才的事，齐木德又满脸愤慨：“这些家伙太可恶了，前几天这个警察局的大队长借催垦查税之名，来这里明明是抢人家的闺女，正碰上这里的人反对开荒，抗交锅厘税，硬说人家的闺女和未婚夫私通造反，抢走人家闺女金花，抓了人家未婚夫森布尔。

“森布尔就是刚才那位青年，他的表哥岱钦在我连里当兵，他偷了岱钦一颗手榴弹炸正在逼金花成亲的吕队长，被抓了。他表哥求我给出出头，我今天来得真巧，就碰上了。他们不但摧残这位青年，还污辱嘲弄我们蒙古人，警察局和旗卫队，这群恶狗太欺负人了！可在这昏无天日的社会，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再硬了也不行，只好让这位青年受罪了。”

苏赫看着齐木德的军服：“老兄你怎么成了中央军？”

“你有点奇怪吧？”齐木德笑了笑说，“我在蒙古军老一团当连长，夏天团里派我去南京中央军校受训，我去了一听，什么受训？尽是骗人的那一套，天也热得叫人受不了，我就半途跑回来了，至今还没归队，所以有空儿出来管这闲事！这身衣服，还是南京军校给发的呢，今天可把这两个坏家伙唬住了！”说着笑起来。

苏赫：“你现在忙着走，要去哪？”

齐木德：“我要去归绥走一走，看几个朋友，顺便找找塔凌夫。”

苏赫一惊：“找塔凌夫？”

齐木德：“你还记得塔凌夫吧？”

苏赫：“咱们同学，我怎能不记得呢？”

“前几年他也去过外蒙，还去过苏联，如今他——”齐木德不太摸底地看着苏赫，斟酌着词句。

苏赫：“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齐木德试探地问：“怎么，你也想找他？”

苏赫笑了：“老同学，看一看嘛！”

齐木德意味深长地说：“你如果到包头找到我，我可以帮你找找。”

一九三一年十月初。

包头：狭窄的街道，破旧的房屋，破着嗓子叫卖的摊贩。熙来攘往的阔人和穷人；身插草棍卖身的孩子，沿街乞讨的乞丐；摆地摊卖耗子药、相面、算命的，耍把式卖艺的……猎犬般在街上过来过去、两眼不住地搜索着什么的警察……贫困筑起的繁华，繁华掩盖着贫困，貌似升平的世界，埋伏着动荡和杀机。

秋风卷着沙尘和落叶。

商贾云集的福成元街：川流不息的人流，起伏飘荡的艺人们演唱的二人台《走西口》凄凉哀婉的曲调……

富商大掌柜打扮的黄敬斋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着。

另一条街：吵吵嚷嚷的人群……

田夫穿着便衣，也是商人打扮，在街上边走边看，不时在摊铺前停下，问问价钱或买点什么东西……

土默川上路上，苏赫背着小包。



摇拨货郎鼓，走村串乡……

傍晚，包头泰安客栈旅馆。一房间。

田夫忧虑地说：“我们找了几天，塔凌夫同志一点音讯也没有，他在那儿呢？”

苏赫说：“乡下我打听的多了，也没一点音讯。今天我找到齐木德，他说帮我找找。”黄敬斋说：“如果找到了，让塔凌夫直接到绥西宾馆和田夫同志接头，联络暗号：‘找掌柜卖毛皮的。’”苏赫接着又说：“齐木德还讲，有人告诉他，在我去他家时，好象有人盯着我，会不会……我的意思，咱们是不是搬个地方”。

黄敬斋沉思片刻，低声说：“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的目的地是宁夏，在这里住不多久，马上换住处反倒更引起敌人的怀疑。再说他只要注意上你，你搬在哪个旅馆他都会知道，不如象现在分散地住在泰安客栈和绥西宾馆，多提防些就是了。现在需要的是尽快和塔凌夫同志联系上。”接着，黄敬斋又把一张当天的《包头日报》递给田夫和苏赫说，“你们看看这张报纸。”

黄敬斋：“这上面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从山西出发，一路同阎锡山军队作战，到了陕北府谷、神木一带。你看这消息可靠吗？”

黄敬斋：“要是真的，我们要不要去联系一下？”

田夫说着放低了声音：“这由你决定，你是特委书记，任务交给我，我就去完成。”

黄敬斋：“怎么完成呢？”

田夫：“我去找一找！”

黄敬斋兴奋地说：“对，我也正这样想呢！你去一趟陕北，找到红军后了解一下情况，建立起联系，就去宁夏，过些天我也去宁夏，咱们在那儿碰头。”